

DS.  
735  
A2586  
1771a  
v. 29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七

唐

代宗皇帝

巳酉大歷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懷恩反叛。卽引回紇入寇。爲助。因憐其功。乃養逆女。



爲公主仍嫁回紇代宗之  
措施如此安望其能恢復  
而唐室不日以陵夷馴至  
於亡哉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  
紇請以爲可敦五月冊以爲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  
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爲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  
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于使人乎取之涵懼  
不敢對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旣多乎  
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  
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  
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于是其衆皆  
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  
國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數皮歸資言馬之死者  
亦計皮而與之直也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子儀遷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

中

時朔方軍士久居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行  
軍司馬嚴郢領留守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

嚴郢字叔敖華  
州華陰縣人



冬十月杜鴻漸卒。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爲相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

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

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

載爲方畧。

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西節度使皇甫溫握兵于外以爲援載

皆以重賂結之徙溫爲鳳翔節度使溫至京師載因與溫及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白上上

魚朝恩一家奴耳代宗與元載密令方略儼如敵國不大可笑乎乃至還戶賜錢不敢肆諸市朝使憲典肅而炯戒昭益所謂庸懦無能之至矣



以寒食宴貴近于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以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

字季海。越州人。

為吏部侍郎。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

文武才畧。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

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

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

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

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

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秋七月。京畿饑。



代宗欲罷載相泌即應直  
行黜陟論史者乃疑載柄  
權日久一時難於措置如  
是則載之權是誰所假之  
哉蓋彼時紀綱陵替非一  
朝一夕之故矣

米斗千錢。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  
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于上忌  
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  
卿朕今匿卿于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  
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辛亥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

注見前

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  
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

二州皆唐置文州今階州文縣是扶州故城在文縣徽外

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汧



隴

汧水隴山相連故曰汧隴

則不救梁岷

二州注俱見前

進兵扶文則寇逼

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三月河北旱

米斗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爲御史大夫

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爲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雖從之然益厭其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屈

徐浩妾弟

侯莫陳怱爲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吏部侍郎薛邕擬怱長安尉怱參臺李栖筠劾奏



其狀上怒。浩、愈及濟、盧、邕皆坐貶。朝廷稍肅。音敷美原唐縣元省故城在今西安府富平縣

以韓滉字太冲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謹。精于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充。

壬子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至明年。使者辭歸。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繖。動至數萬匹。而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及使者歸。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唐時與回紇和市以多繖。易馬。繖幾數十倍。且繖昂。或取諸民。江淮織輸。人以爲累。自居易所以有陰山道樂府之刺也。今與



哈薩克夏馬所司得差其  
夏驚而均衡之計市直不  
及內地三之一而絲練則  
令各織造軍售官織事不  
煩擾而公私利便使屠易  
見此當復云何嘗反其意  
次韻以紀之閱通鑑至此  
復爲示其梗概俾讀者  
知柔遠大經在學其綱而  
善用之耳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  
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  
從經畧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于衆中大言曰節  
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  
狀詔以泚爲節度使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爲用及  
泚爲節度明年八月遣其弟滔將  
兵五千詣涿州防秋  
上大嘉勞賜甚厚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

嵩子平字坦途年十二將士脇以爲帥平僞許之旣而讓

其叔父粦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粦知留後

二月永平節度便令孤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卒



彼時所謂團練監軍孰不知其弊郇模佯狂行市其迹近於惑世誣民代宗率爾召見不察其心之邪正言之是非輒復授衣設館昧於政體矣

初彰爲史思明滑亳二州刺史自拔歸朝肅宗以爲滑亳節度使彰承亂離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獻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無犯及是疾亟遺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安堵待命臣男建等令勒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彰

秋九月召郇模入見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置筐中棄于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



軍使也。事見元載傳。餘二  
十八字。史不傳。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吐蕃寇涇邠。渾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後魏縣。明改  
長武。今屬邠

州。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為虜所隔。  
段秀實發城中兵出

陳東原。吐蕃稍  
却。璘乃得還。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

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耻。渾瑊曰。

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

趣朝那。注見  
前。虜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河曲  
人。曰。虜

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即  
秦

亭。注  
見前。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亦曰百里城。在今  
平涼府靈臺縣西。返。渾

瑊邀之于隘。盡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  
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蕃兼

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勢彊十倍願更于諸道各發精

卒戍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

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贈司空賜爵肅國公諡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京師旱秋七月雨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

雨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

爲民請命止於誠禱感格而已土龍之法雖創自仲舒繁露卽偶爾倖中亦時



會適然非其術之果可通  
神也顧以京兆命官同至  
觀張勳若此人且非而笑  
之尚能邀上蒼鑒佑乎

四聖立祠直逆亂之尤代  
宗若以此正言詰責承嗣  
豈能抗拒乃諷以毀祠復  
加使相甚至以女妻其子  
朝常豈復可問昔東周賤  
夷而問鼎請隧猶能行以  
寧言此更何而愈下矣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喜為築第京

師以待之泚至蔚州

注見前

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興

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

許之

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夏四月發諸道兵討之

先是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

諷令毀祠而加同平章事以慰之已復詔以永樂公主

帝之女妻承嗣之子華欲以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至

是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志清逐其留後

薛寧帥眾歸承嗣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之



承嗣不奉詔。遂陷洛。衛二州。初。李寶臣。李正己。皆為承

嗣所輕。及承嗣拒命。皆表請討之。于是貶承嗣。永州見注

前刺史。命諸道兵進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

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

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奉表請束身歸朝。既而

承嗣遣使說正己。正己按兵不進。初。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及是。禮而

遣之。復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己。曰。承嗣老矣。溘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

辱師乎。正己遂按兵不進。王武俊亦說寶臣釋承嗣。寶臣

于是諸道兵皆不敢進。與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擊擒承嗣將盧子期。送京師。上

嘉其功。遣中使馬承倩勞之。承倩齎詔至。寶臣遣之。百

緘。承倩訴罵。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不

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

如釋承嗣以為己資。承嗣復遣客給寶臣。同取范陽。寶



臣遂與承嗣通謀選精騎二千夜襲盧龍軍朱滔敗走

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  
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座寶臣境內使望氣者  
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  
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  
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寶臣喜謂事合  
符識遂與承嗣通謀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  
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于射堂命諸將共觀  
之曰真神人也遂襲其軍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滔  
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  
河內有驚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  
而退元載王縉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  
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冬十月辛酉朔日食

貴妃獨孤氏卒

妃以姝艷進居常專夜及是卒追諡貞懿皇后

上悼念不已殯

于內殿累年乃葬



丙辰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

先是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亦屢爲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詔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爲援。詔以靈曜爲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爲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爲管内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游。淄青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燧忠臣與少游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敗之。先是忠臣燧軍于鄭州。靈曜逆戰。淮西軍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復振。燧忠臣與陳少游軍合。大戰于汴州。靈曜敗入。



城固守。忠臣等圍之。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乘

勝進軍汴州城北。忠臣遣裨將李重倩。本奚人。將精騎數

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

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眾不戰而潰。靈曜夜遁。

永平將杜如江擒之。李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

非常。璘卒。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表

奏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璘之

卒也。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

押牙馬頭治喪事于內。李漢惠接賓客于外。妻妾子孫

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前牙。士卒哭于營伍。百

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于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



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

丁巳十二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上表謝

罪上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後二年承嗣死以其姪悅

爲留後

誅元載貶王縉爲括州刺史

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上欲誅之獨與元舅

金吾大將軍吳湊

濮陽人肅宗章敬皇后弟

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

圖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

李涵等同鞠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

刑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從更宜稟進止涵等從之



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

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曰

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初元載以仕進

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于是京官不能自給

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袞乃奏增之悉罷諸州團練守

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又定諸州兵有

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黠土人春

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給定節度使

以下至主簿尉俸祿倍多益寡上下有敘法制粗立開  
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為相  
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袞奏停之又欲辭堂封  
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  
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時人譏袞云蓋出於佐  
養者之口然袞猶稍知節  
操較之持祿固位者流猶  
為彼善於此若但循大意  
養賢之文而不知制祿代  
耕之義豈伊臯作相必當

秋七月司徒楊綰卒諡曰文簡



日食萬錢即司馬光廉恥存焉之論庶乎不失平允

上方倚楊綰。使釐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以顏真卿爲刑部尙書。

楊綰常袞薦之也。

九月。以段秀實爲涇原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

池鹽遇雨必敗。混奏矯僞。豈待展轉遺驗。且明知其不實。而猶曲從置祠之請。是不惟昧於燭理。抑亦侈於飾非。柔聞至此。何以取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義興人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混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



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

渭南屬秦縣今屬西安府

令劉梁附

混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梁同上曰霖雨溥博豈

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

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

貶梁南浦

蜀漢縣元省故城在今夔州府萬縣

尉計澧州

注見前

司戶而不

問混鎮還奏瑞鹽如混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

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以李納為青州刺史

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

注俱見前

十州之地

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又

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

是時田承嗣據



魏博相衛洛邑檀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宋深冀滄七  
州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鄧六州相與根據蟠結雖奉  
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  
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  
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于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  
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澶州唐  
置今大名府清豐縣是復州後周置  
今安陸府沔陽州是餘注俱見前

戊午十三年春正月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蓋屋  
擊破之

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

兖州泗水人

曰回紇精銳難與

爭鋒不如築二壘于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

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

不捷矣留後鮑防

字子慎襄陽人

不從逆戰敗還回紇縱兵大

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

亦曰陽武峪在代州寧縣西今



時海鯨跋扈朝政不綱正  
貓鼠同乳之實驗祐甫不  
賀是矣然僅以法吏邊吏  
當之豈所謂明於小而闇  
於大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有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絕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夏六月隴右獻貓鼠同乳。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常袞

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

字貽孫  
沔之子

不賀曰物反常爲

妖貓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爲宜戒法吏

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

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袞爭袞由是惡之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

字遵素京兆萬年人

主留務李懷光陰

謀代子儀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

以詰懷光懷光伏罪于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



之命皆出之于外軍府乃安

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構

之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于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高

郢字公楚衛州人

以路嗣恭爲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含容太過故至于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爲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爲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爲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



新進無所建堅克知灼見  
爲難固非歷試不可若李  
泌在肅宗朝參預密勿委  
任已深代宗自廣平就封  
之時卽傾心倚信且賴其  
調停久矣奚待授以方州  
俾知人間利弊卽常袞一  
言而以新聞舊不惟惑之  
甚真是昏之極矣

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  
恭爲兵部尚書。

己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爲澧州刺史。

常袞言于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  
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弊。俟  
報政而用之。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遼西人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

爲留後。

李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  
暴橫。軍州苦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爲衆所服。因  
衆心怨怒。殺惠光而逐忠臣。忠臣奔京師。以希烈爲留



後

夏五月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德宗。

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太子卽位動遵禮法食馬

齒。菜名。羹不設鹽酪。

閏月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

時議羣臣喪服常袞以爲禮臣爲斬袞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元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常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崔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貶常袞爲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崔祐甫。旣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輩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爲欺罔。貶爲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羣臣喪服。竟用袞議。初至德以後。天

濫元王秉政。賄賂公行。及袞爲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諸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

樂工留者悉隸太常。

尊郭子儀爲尙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子儀以司途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關內河東副元帥。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子儀爲尙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李懷光爲河中尹。常謙光爲靈州大都督。渾瑊爲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于荆山之陽。及豹女滑反。似狸。豺蒼黑。無前足。獬豸獬豸。獵犬之類。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于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以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爲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



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于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以馬燧爲河東節度使。

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趣。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爲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爲判官。署李自良爲代州刺史。委任之。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

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劍南。

上素聞滉掊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

初。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



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爲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准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前。六月。詔冤滯。聽詣三司使。及撾登聞鼓。胡三省注。唐時登聞鼓在西朝堂之前。

詔天下冤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于朝堂受詞。推決。尙未盡者。聽撾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于是撾鼓者甚衆。裴諝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



以白志貞太原人爲神策都知兵馬使

宦官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爲東都園

苑使。以白志貞代之。志貞本名琇珪。至是始賜名。恐其生變。崔祐甫

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遣使慰勞青淄將士。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其欺。

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

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

正己慚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明年四月。上生日。四

方貢。厚皆不受。李正己。用悅各獻。繅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罷客省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于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益浪者失職未叙者亦置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敘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毀元載馬麟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馬麟家富師甲子勲貴及是命獻其園隸官司謂之奉誠園麟子孫無行資亦尋盡劉忠翼本宦官恃寵貪鄙與黎幹相



交結。上即位後。或言。人勸代宗。立獨孤貴妃子韓王。適。皆賜死。

減常貢錦。匹服玩數千事。

罷榷酒。

以張涉。河中人。為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

為散騎常侍。學士如故。

八月。以楊炎。喬琳。太原人。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譏諍。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器者



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

是冬喬琳以衰老耳聾罷政事上由是疎致涉

涉尋坐職放歸田里上初卽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

涉首以職敗左丞薛邕亦以爲宜欽觀察使時盜隱官

物坐貶宦官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職至巨萬而謂我曹

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

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其使者

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倫爲使悉集其

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俘至吐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洽于中國

吐蕃大悅除道迎韋倫發使入

貢且致賻贈上復使韋倫報之

沈既濟

蘇州吳人

上選舉議

自兵興以來選法益濫及是試協律郎沈既濟上疏議

之

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

德也匪操乃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



晚濟所議雖切當時之弊然以選舉委之刺史在州府辟則既不盡公而無私若仍任資格則其循用故事亦猶之吏部耳皆所親不獨其本而齊其末者

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于吏部而試職于州郡。若才職不稱責于刺史則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廢也責于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于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郎無益也。朝廷雖嘉其言而不能用。

以曹王臯

字子蘭明之元孫

爲衡州刺史

初衡州刺史曹王臯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爲衡州。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卽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吐蕃與南詔

時南詔王閣羅鳳死。孫異牟尋立。

合兵三道入寇。

一出茂州。一出

扶文。一出黎雅。

會西川節度使崔寧方入朝。上趣之歸鎮。尋用

楊炎言。留寧京師。

寧在蜀十餘年。恃其地險兵彊。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楊炎

言于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于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受大利也。上從之。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

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

陝州安邑人。

將之。與東川

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維茂。

注俱見前。

二州。晟追

擊于大度河

注見前。

外。又破之。凡殺八九萬人。

已而以崔寧為朔方

節度使。治坊州。

葬元陵。

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檀山。



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  
與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  
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史臣曰代宗之時餘孽猶在  
平亂尙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十二月立宣王誦宗即順爲皇太子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  
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于大盈內庫使宦  
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  
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  
盤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于上前曰財賦者國之



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丙寅晦。日食。

遣關播字務元。汲人。招撫湖南盜賊。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果以其家富。使戍武

崗。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聚眾。侵掠州縣。討之不克。武岡。管縣。今為州。屬湖南寶慶府。上遣都

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

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壘。上曰。朕比已下詔

得賢佐理。自是為政之要。文詞于進誠無足取。然必如何而足當有道之目。播初無所指。陳且播固非有。



特立獨行之概者因盧杞  
薦而得相杞語斥責則  
不敢復言其人品可知則  
其所稱道亦不過託空  
言而

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  
有有道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已而曹王臯為湖南觀察使遣國良書令  
降國良疑未決臯乃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大呼  
曰我曹王也來受降國良大驚趨出迎拜臯執其手約  
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眾  
使還農詔赦之賜國良名惟新

### 德宗皇帝

庚申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

詳具前

元宗末版籍浸壞及至

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富民丁多率為  
官為僧以避課役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  
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  
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入以制出戶無



主客

主土著也客不常居者

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

十六爲中二十二爲丁

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

稅秋夏兩徵之

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其租庸調雜徭悉省

皆總于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

法論

馬氏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  
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楊  
炎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苟或變之則必至于  
煩擾無稽而官民交病蓋以古今異宜故也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爲忠州刺史

初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

有力焉及上卽位晏久興利權衆頗疾之楊炎因欲爲

載報仇

時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爲后炎因  
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茲事曖昧况日更

大赦。不當復究。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

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昇

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既而省職久廢。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統領。乃復以韓

洞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韓洞。字幼深。滉之弟。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

二月。命黜陟使。分巡天下。貞觀八年。設黜陟使。後罷。至是復置。

使凡十一人。分巡各道。是時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

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

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

罷者。謂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爲黜陟

使所罷。將何資以白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

之。使各還部伍。由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以段秀實爲司農卿。

初大歷末元載請城原州事未行而載誅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

隴右山川形勢言于代宗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

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

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

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紿

軍實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夏畜牧青海去塞甚

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兵戍原州移郭子儀

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

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

載得罪事遂寢西州唐置即漢車師前王庭注詳前

四鎮即西域四鎮時行營兵皆寄治涇州隴山秦嶺注

俱見前潘原唐縣元省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摧沙

堡在今平涼府鎮原縣西北石門木峽二關名在今平

涼府固原及是楊炎秉政欲行載遺策先牒涇原節度

使段秀實令爲之具秀實報曰安邊卻敵宜以緩計且

農事方作不可遽興功炎怒徵秀實爲司農卿使李懷

農事方作不可遽興功炎怒徵秀實爲司農卿使李懷

農事方作不可遽興功炎怒徵秀實爲司農卿使李懷

光兼涇原

炎又議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閘里

不就

豐州唐置治九原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陵陽渠在故九原縣

以朱泚爲涇原節度使夏四月行軍別駕劉文喜據涇州

作亂伏誅

楊炎將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軍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爲帥詔以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四月遂據涇州以叛詔泚及懷光討之

泚等圍城久不拔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上



日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乃減御膳以  
 給軍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  
 賓斬文喜獻其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即位李正己  
 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  
 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六月築奉天城

德宗因術士之說築城以  
 備非常其去梁武蹠足下  
 殿何異是時唐室未至陵  
 夷誠控馭得宜何至有播  
 遷之患道茂妄言禍福明  
 王所必誅尹起莘乃以盡  
 若勸其親賢諸大事宜之  
 豈非迂儒之見耶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  
 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發丁  
 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回紇頡莫賀登里之從父兄殺登里可汗而自立遣使冊命之

初回紇風土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  
 無敵及有功于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  
 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本

俗亦壞。及代宗崩。九姓

注見前

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

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頓莫賀

諫不聽。乘人心之不欲南寇。舉兵擊殺之。而自立。遣人

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少尹源休

相州臨漳人

冊頓莫賀為武

義成功可汗。

遙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代宗即位。

遣使求之不獲。及是。具冊遙上尊號。上奉冊歛。左右

皆泣。于是中書舍人高彥。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詔以

睦王述

帝之弟

為奉迎使。諸沈四人為判官。分道求之。

初

力士有養女。發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或意其為沈太

后。請使者言狀。上喜。使宦官宮人驗視。年狀頗同。高氏



辭實非太后。驗視者疑之。彊迎入上陽宮。上發宮女齋御物往供奉。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羣臣入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恐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謂曰。姑何自置身于俎上。因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僞。高氏言曰。吾爲人所彊。非已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敢言。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然終上之世無聞焉。

殺忠州刺史劉晏。

荆南節度使庾準。

常州人。

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

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先縊殺晏。然後下

詔賜自盡。天下冤之。

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于

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上陷賊。則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

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爲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阮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



給。自是每歲轉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于楊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閒劇。必于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用者。皆莫能及。

秋八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

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上卽位。命回紇使者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求資給。踐禾稼。人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欲殺回紇。未發。會九姓胡怒董突。獻策光晟請殺之。光晟奏于上。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爲禮。董

董突奉朝命率衆還部使朝廷果善撫而禁馭之豈能滋擾光晟以九姓之譖

遽欲加誅請而不從復誘其犯法掩殺殆盡是宣明正其罪而德宗不問及回紇請復讐方為之貶光晟未遠之經御下之法德宗燕兩失之

突執而鞭之光晟勒兵掩擊并烈胡盡殺之獨留一胡使歸國曰回紇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回紇請復讐上為之貶光晟為睦王傅後上遣源休送董突等喪還其國回紇相頡子思迦立休等于帳前雪中欲殺者數四留五十日可汗遣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不然汝國已殺董突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竟不得見可汗而還

冬十一月詔日引朝集使二人訪遠人疾苦

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及是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于中堂諸父兄姊立受于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會上之從父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上悉嫁之所齎之物必經心目



唐戶口實盛于天寶自安

史肇亂繼以河北搆兵壯

者危于鋒刃老弱斃于輸

將數十年間戶口減耗不

及盛時三分之二富庶不

可常恃如此讀史者可為

深鑒

是歲天下兵民之數

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

稅錢三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

餘斛

辛酉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至德後藩鎮叛服不常今依唐書其入叛臣逆臣傳及拒命而未歸誠者卒皆書死餘依綱目原文仍書卒

李寶臣卒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勸其子惟岳匿喪

詐為寶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自稱留後使將佐共

奏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

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田悅請繼

襲至是悅亦屢為惟岳請上卒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

德宗不許惟岳之請數語  
深中藩鎮事情尚見斷制

厥後雖三鎮連兵拒命未幾而惟岳誅夷積玩之風藉以稍振但河北稍定措置非宜遂致構亂不止其大固在彼不在此也論史妄得轉以為病

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眾耳。曷日囚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田悅乃與正已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勸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奈何無故為叛臣。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卧家。悅往謝之。開門不納。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真泣諫。惟岳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遽欲負之。此甚不可。若執青魏使者。送京師。而請之。則節鉞庶可得矣。惟岳然之。使作奏。胡震與將吏不可。惟岳又從之。後竟殺真。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舅也。切諫不納。乃稱疾杜門。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田庭玠承嗣從父子。哀張氏。李寶臣本姓張氏。故云。

以楊炎。盧杞。

字子良。奕之子。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

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



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炎懼。遣心腹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請立獨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擢杞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裴延齡河東人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發京西兵戍關東。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平州人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

相與爲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罌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夏五月。增商稅爲什一。

以軍興故也。

田悅舉兵寇邢洛。

先是。李正己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聚與梁崇義。李惟岳相應。河南士民。騷然驚駭。詔以永平節度使李勉爲都統。備之。至是。悅與正己。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阻山爲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洛。隋縣。今爲鎮。在廣平府永年縣西。有關。

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仵。堅壁。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卷之五十一

拒守。悅召承嗣舊將邢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于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悅不能用。崞口。注見前。

六月。梁崇義拒命。詔淮寧。大歷末。改淮西軍為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

諸道兵討之。

先是。詔加梁崇義同平章事。崇義雖與李正已等連結。而兵勢寡弱。禮數最恭。上

欲以恩信安之。詔加同平章事。賜鐵券。遣御史張著。賁手詔徵之。及是著

至襄陽。崇義懼。陳兵而見。不受詔。上命李希烈督諸道

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狼戾無親。無功猶屈彊不法。使

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荆南牙將吳少誠。幽州潞人。以取

崇義之策干希烈。希烈以為前鋒。

以張萬福

魏州元城人

為濠州

隋置。今江南鳳陽府是。

刺史。

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

出兵。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

一名符離橋。亦名永濟橋。在鳳陽府宿州北。跨

汴。渦口。

渦水入淮之口。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渦水。注見前。

梁崇義阻兵襄陽。運

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

上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既至渦口。立馬岸上。發

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卒。

諡曰忠武。

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

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

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

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



征討唐使通鑑卷之五十一

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爲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爲名臣者甚衆。

秋七月。北庭安西道使詣闕。詔賜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至是賜姓名。

爵寧塞郡王。郭昕。子儀弟。武威郡王。贈袁光庭工部尚書。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伊西北庭節度使

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

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間道自回紇中來。

上嘉之。皆賜爵郡王。光庭天寶末爲伊州。注見前。刺史。吐

蕃攻之。累年不下。糧竭兵盡。自焚死。昕使至朝廷始知。

之。故贈官。

楊炎罷。以張鑑

字季權。崑山人。同平章事。

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于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爲然。乃罷炎。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于臨洛。大破之。

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仵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于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



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亦解。

李正已死。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正已既死。子納擅領軍務。田悅求救于納。及惟岳。納及惟岳皆遣兵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

注見前。

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

進屯鄴。詔河陽節度使李芄

字茂初。趙州人。

將兵會之。李納始

奏請襲位。上不許。

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首京師。

九月以張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

初李寶臣奏以張孝忠爲易州

注見前。

刺史

孝忠歸朝後以兵屬寶臣

寶臣奏爲易州刺史。寶臣晚節多忌刻。連殺大將。召孝忠。孝忠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意耳。遂得免。

至是朱滔將討李惟岳。慮孝忠爲已患。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此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使奉表詣闕。上悅。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孝忠德滔深相結。

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

趙州高邑人。

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功。但恐立功之後更煩朝廷。



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  
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之。承請單騎赴  
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脇萬方。承不屈。希烈乃大  
掠而去。承治初年。軍府稍完。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

亦曰曲江池。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寰宇記。池為漢武帝所造。其水

曲折。有似廣陵之江。故名。長安志。唐秀士每午登科。賜宴于此。

元宗以娛遊之地。非神

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為相。立廟。復直其地。盧杞因言嵩  
廟地有王氣。故元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貶  
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祔于太廟。

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餐。

至是復奉獻祖東向而饗之。其後鴻臚卿王權請遷二祖。每祫祫正太祖東向之。

位從之。

劉洽

滑州匡城人。後賜名元佐。

唐朝臣等大破青魏兵于徐州。

先是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

洧正已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詣闕。

乞領徐海沂觀察使。程先白張鎰。盧杞怒。不從其請。以洧為招諭使。

于是李納遣其將王

溫會魏博兵共攻徐州。洧遣牙官王智興

字匡諫。溫人。詣闕

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詔朔方大將唐朝臣將兵

五千人與宣武

二年改汴宋軍名宣武。

節度使劉洽神策兵馬使

曲環滑州刺史李澄

遼東襄平人。

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

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



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爭奮。青魏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青魏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已而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說之。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賊不可捨。上乃因說等。納遂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才衰。始以李洎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為納所據。洎竟無所得。

壬戌

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于洹水。博洛州降。

馬燧等屯于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

在漳水上。

燧以鐵

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屯倉

口。即黎陽倉口。

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

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令之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于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渡。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陣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兵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計。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于是李再春以博州降。田昂悅從兄以沼州降。悅士卒不滿數千。乃持佩刀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爲誓。悉出府庫及餼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時李納爲河南軍所逼。徵兵于魏。悅遣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其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于後世也。齧臂而別。璘與其副李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一

遂降于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嫚罵而死。悅之奔還魏州也，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納，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悅入，殺長春，嬰城拒守。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旬餘，始至城下，攻之不克。符令奇臨沂人，璘字元亮。

李瑤長春之子。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朱滔張孝忠攻拔束鹿。

本鹿城縣。唐更名。今屬保定府。

李惟岳發兵圍

之滔。孝忠與戰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先是王武俊

為左右所搆，惟岳疑之，束鹿之戰，使為前鋒。武俊自念

今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必殺已，故戰不甚力而

敗。惟岳將康日知

靈州人。

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

曰：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欲使誰卻敵？

乎惟岳以爲然。乃使步軍衛常寧與武俊擊趙州。又使武俊子士真將兵宿府中。武俊旣出。謂衛常寧曰。今幸出虎口。當北歸。張尙書常寧曰。大夫暗弱。終爲朱滔所滅。且天子有詔誅之。中丞爲衆所服。倒戈以取之。轉禍爲福。如反掌耳。武俊以爲然。遂引兵還襲惟岳。士真納之。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殺之。傳首京師。

自李寶臣據成德。凡二世。十九年而滅。

復權天下酒。

惟西京不權。

二月。以張孝忠爲易定滄州節度使。

尋名其軍曰義武。

王武俊爲

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爲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



時河北畧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孝忠爲易定。滄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爲恒。冀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爲節度使。又失定。趙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魏博旣下。朝廷必取恒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侑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特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卽遣侑歸報。又遣王郢說王武俊。郢曰。大夫出萬死計。誅逆首康。口知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畧同。誰不憤絕。今聞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朱司徒。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郢等

勅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尙書。而以深州與大夫。  
三鎮連衡。若可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  
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討田悅。王武俊執使者。  
送朱滔。滔言于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  
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  
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  
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  
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  
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



朱滔欲叛三問而人不對  
脅以威而後強從之可知  
唐室之事猶未至於不可  
爲乃德宗旣聞告變冀賜  
餽以慰安之而反謀益熾  
其異抱薪揚湯措置之不  
始於此可慨見矣

後北唐史記卷之五十一

燧以聞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而

滔反謀益甚分兵營趙州以逼康日知武俊亦遣其子

士真圖趙州涿州刺史劉忬以書諫滔曰司徒但以忠

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不聽

滔恐張孝忠爲後患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司徒遣

人語孝忠曰惟岳負恩爲逆孝忠歸國卽爲忠臣孝忠

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旣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武俊

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雄復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

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忬將兵屯要害以備之

孝忠完城礪兵獨拒強寇之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

州至束鹿詰旦將行士卒忽大亂誼譟曰天子令司徒

歸幽州奈何違勅南救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  
司徒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續以寬汝曹賦率不意  
國家無信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衆曰雖知如

此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伍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洎即引軍還深州，密訪首

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衆

莫敢前，卻進取寧晉。

本饒陶縣。唐更名。今屬趙州。

武俊將步騎萬五

千取元氏。

注見前。

遂與洎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

將步騎萬五千人東討悅，且拒洎等。已而懷光與洎等

戰于慙山。

在大名府。大名縣北。古河堰也。

敗績。

朱洎王武俊軍至魏州，營于慙山。李懷光軍亦

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洎以爲襲已，遽出陳。懷光擊之。洎軍崩沮。士卒爭取寶貨。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光軍分

爲二。洎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洎復堰

水絕官軍歸路。燧懼，遣使卑辭謝洎求歸。武俊以爲不可許。洎不從。燧與諸軍涉水而西，保魏縣。武俊由是恨洎。

魏縣，漢置，舊屬大名府。今省。

括富商錢。



王綱不振軍恃兵力已難  
靖亂况因軍興括錢間架  
諸法其歛無已師未贍而  
民已賸與剝肉醫瘡何異  
奉天出走唐之不亡倖耳

後世不仁通鑑車覽

卷之五十一

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

韋都賓陳京

叔明五世孫

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

餘以供兵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

貨意其不實輒加撈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

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

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

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

可遏疾驅得免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增二百詔  
他道皆增稅錢視此又詔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洺州刺史田昂入朝

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

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尙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白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真。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



忌張鎰忠直爲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  
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  
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  
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  
命杞又以李揆有才望惡之奏使吐蕃上曰無乃太老  
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恐留之給口彼李  
揆安肯來耶遂還道卒上初卽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  
大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及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  
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冬十月以曹王臯爲江西節度使

臯至洪州

隋置今江西南昌府是

悉集將佐簡閱其才得牙將伊

慎

字寡悔充州人

王鐸

字昆吾太原人

等擢爲大將引許孟容

字公郢長安人

至幕府

慎嘗從李希烈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遂歸希烈聞臯用慎恐爲已患遣慎七屬叩詐爲復書

陸之境上。上聞之。遣中使卽軍中斬頓會江賊入寇。畢遣慎擊賊自贖。直擊破之。由是得免。

以關播同平章事。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儒厚可鎮風俗。

遂以爲相。政事皆決于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

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邇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田悅德朱滔。與王武俊議奉滔爲主。臣事之。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干等共議。請與鄆州爲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不然。則用兵無名。將吏無所依歸。滔等皆以爲然。乃自稱冀王。爲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



王築壇告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初武

俊誅李惟岳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畧。應對慷慨。上悅。以爲恒冀團練副使。會武俊有異謀。上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于大夫甚厚。何遽自同于逆亂。異日無成。悔之何及。武俊奪其職。及是。武俊以華爲司禮。尚書華不受。嘔血而死。武俊又以衛常寧爲內史監。常寧謀殺武俊。武俊殺之。孟華史不詳何所人。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徙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假道之官。勉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卽沙水。自中牟首受汴。逕祥符尉氏。至陳州府。

寒竄匪躬真卿寔不愧大  
臣之節胡寅乃責其再為  
常伯年踰七十當致政而

南合于相謂之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

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幽趙孤軍深入。專仰給于田悅。

聞李希烈軍勢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

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癸亥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

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

南牙將。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奇之。薦

于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近許。擢元平為別駕。知州

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

募。繼遣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于內。

縛元平。元平為人眇小無鬚。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

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氏。

開封府。

圍鄭州。

東都震駭。

初。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

卿比至。見其貌。

卷之五十七

唐德宗皇帝

三



歸不與盧杞同朝。殊不思時方多故。而徒知養高節。竊託右受任日淺之人。尙并至。任所應出。況以七十老常伯。名著三朝者耶。其說之自相矛盾。當有日共見。

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盧奕死東都。事具前。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瞿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于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又使人邀之于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嫚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歷聲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

真卿責之。元平慙。以密啓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掘坎于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是月。以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討李希烈。擊破之。遂克汝州。哥舒曜。翰之子。



三月曹王臯敗李希烈兵。斬其將。拔黃。隋置。今湖北黃州府是。前州。見

時希烈兵柵蔡山。

在黃州府黃梅縣南。

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

州。引舟師沂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隨戰。臯乃復放舟。

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為刺史。

李希烈引兵歸蔡州。

即汝南郡。注見前。

希烈遣其都虞候周曾等將兵三萬攻哥舒曜。曾等密

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為節度使。希烈知之。襲曾等

殺之。其黨寇鄭州者。聞之亦逃歸。希烈乃上表歸咎于

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列示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希烈

置顏真卿于龍興寺。會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示真卿。真卿

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言。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

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苦之。人心始搖。

李晟圍清苑。

後魏縣。今為直隸保定府治。

朱滔救之。晟軍大敗。

先是李晟請以所將兵與張孝忠共圖范陽。上許之。

晟

趙州王士真解圍走。遂北畧恒州。

及是。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

來之路。圍清苑。累月不下。朱滔自將救之。晟軍大敗。會晟病甚。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未還魏橋。遣宋端趣之言。頗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



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爲。武俊遣使者謝之。然以是益

恨滔。李抱真因使參謀賈林詣武俊詐降說之。

林見武俊曰。吾

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諸將亦數表大夫至誠。天子語使者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尙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不欲使曲在已。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武俊乃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皆仰給度支。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

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于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

秋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

字敬輿。蘇州嘉興人。

名。即位。召為

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

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論之。

畧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

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

贊數言。究致亂之本。頗中肯綮。使德宗因是遣惲。卒省橫征。國勢雖衰。猶可暫



弭邊人之藉口生釁其如  
并此不用何至所云兵實  
拙速不尙巧遲其見尤爲  
明切中理

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  
爲叛亂者獨四五兇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註誤失圖  
勢不得止者。況其餘衆蓋並脇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  
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  
枝幹顛瘁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若不靖于本。而  
務救于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  
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  
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  
入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  
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本漸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  
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  
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  
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  
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陷寇。點  
虜覩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  
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  
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  
倒持之權。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  
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  
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  
將子弟。明敕經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上  
已輪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上

不能用。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姚令言

河中將人

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

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翊

字宏

肱。并州人。犒師。惟糲食菜飯。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

于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

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

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一匹。衆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

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

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初。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



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宦官竇文、瑒、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翰林學士姜公輔。愛州日南人。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遂行。賊登含元殿。譟爭入府庫。運金帛。姚令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事具前。

賞薄怨朝廷。

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還。先除光祿卿。故怨。

入見泚為

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羣臣不知乘輿所之。盧杞白

志貞。王劼。陸贄等。追及于咸陽。上思桑道茂之言。道茂請城

奉天。乃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繼至。城素有威望。眾

見前。心恃之稍安。檢校司空李忠臣。太僕卿張光晟皆鬱鬱

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蔣鎮皆為泚用。泚以司農卿

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騎士踰

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殉社稷耳。乃往

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

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

泚不悅。

上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



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于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白志貞請擇大臣入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激獨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請泚。泚殺之。吳激湊之兄。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使海賓明禮陰結死

士爲應旻至。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合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海賓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賓捕得。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朱泚。

鎰性懦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爲泚



所厚行軍司馬齊映

瀛州高陽人

齊抗

潁之孫

言于鎰曰不去

楚琳必為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與其黨作

亂殺鎰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

上始以奉天趙匡欲幸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者臣向

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樂與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

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蕭復等履可嵩

係之

### 朱泚僭號

朱泚自稱大齊皇帝改元應天以姚合言李忠臣為侍

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煥系張光晟等拜官有差立弟

滔為皇太弟泚尋改國號曰漢

源休勸泚誅剪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

系為泚譴朋文既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蔣沆詣行在為賊所得通以官沆飽食稱病潛竄得免蔣沆欽緒之

系譴册而死雖死不能免從逆之罪祖周比之魏辛之引決誠當若將沈託病不受偽官雖較優于系然詭全倖免視以秀實之象

心烈烈然則相去

存亡矣

子。

李希烈陷襄城。

哥舒曜食盡奔洛陽。希烈遂陷襄城。

以馮河清

京兆人。

爲涇原節度使。

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爲判官。姚況知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爲節度使。況爲司馬。殺左僕射崔寧。

上至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爲盧杞所惑。以至于此。因潸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會泚下詔。以寧



爲中書令。翊詐爲寧遺泚書獻之。杞譖寧與泚結盟約。爲內應。故獨後至。上遣中使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寃。

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于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懷光遂赴長安。馬燧、李芄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洛。

朱泚犯奉天。詔韓遊瓌<sub>靈武人</sub>、渾瑊拒之。

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奉詔將兵拒泚。遇于醴泉。遊瓌謂監軍翟文秀曰：「當急趣奉天。」以節天子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瑊乃退。<sub>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雖曰陸贄一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乃及三年。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sub>

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  
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  
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  
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聞之。天所視聽。皆  
因于人。人事理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  
頻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上自朝列。下達  
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  
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  
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  
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  
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  
勵而謹修之而已。

### 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將軍高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于梁山。

注見前。

破之。乘

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爲  
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  
日月亦戰死于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



何負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十一月以韋臯

字城武京兆萬年人

爲奉義軍節度使。

初。泚鎮鳳翔。遣將牛雲光戍隴州。至是。欲執留後韋臯。以應泚事。泄帥衆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臯中丞。玉謂之曰。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狔耳。雲光從之。臯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易之。輸甲兵而入。臯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弇詣奉天。詔以隴州爲奉義軍。擢臯爲節度使。

李晟將兵入援。

李晟聞上幸奉天。帥眾奔命。張孝忠遣銳兵六百與俱。

晟引兵出飛狐道。

注見前。

晝夜兼行。上以爲行營節度使。

李懷光以衆五萬入援。方雨淖。懷光奮厲軍士倍道進。

屯蒲城。

今同州府蒲城縣。西魏置。唐改奉先。宋仍復故名。此云蒲城。蓋史臣追敘之文。

晟亦自

蒲津。

注見前。

濟軍于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于

撫御。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

時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自襄陽入援。屯藍

田。鎮國軍兵馬使駱元光。襲破泚將何望之。軍華州。屢

敗賊兵。賊由是不敢東出。上即以元光爲節度使。馬燧

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屯中渭橋。于

是泚黨所據。惟長安城而已。尙可孤。字文部。別種。駱

元光。本安息人。宦官駱奉元養以爲子。遂冒其姓。

後賜姓名曰李元諒。鎮國軍。上元初置。治華州。

渾瑊擊破朱泚。李懷光敗泚兵于醴泉。奉天圍解。



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于城外。采蕪菁根。

本草注蕪菁。  
北人又名蔓。

菁其根可食。

而進之。泚百道攻城。

造雲梯高廣數丈。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

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職使募敢死士禦

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卽渾城所鑿。一輪

卽渾城所鑿。

一輪

偏陷。不能前卻。火從地中出。

亦城所蓄

風勢甚盛須臾雲梯

及人皆爲灰燼。賊乃引退。于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

徙大敗。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以

蟬韜表隨賊攻城。乘間逾塹抵城下大呼曰。我朔方軍。

使也。乃絕而上。上得表大喜。即令昇詔至城上。懼聲如。

雷。懷光亦敗泚兵于醴泉。又敗之于魯店。泚聞之懼。

遂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至。則城不守矣。退。

從臣皆賀。汴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

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

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

泚至長安。為城守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口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

司之暴斂焉。金商。金州。西魏置。今陝西興安州是。商

州。注見前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李懷光之赴難也。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

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



之懼。言于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  
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  
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  
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晟等刻期共取長安。懷  
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  
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曹王臯遣使貢獻。

自朱泚作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  
間道貢獻。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爲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咎

杞以百口保泚而泚已竊  
據稱尊於時德宗即數其  
罪而誅之以謝天下人心

庶可復振乃必俟表論誼  
騰僅以貶黜聊示薄罰太  
阿倒置積訖不懲遂致一  
難未平一難復起皆取之  
波又將誰尤

把等上不得口皆貶爲司馬

以陸贄爲考功郎中

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

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臣則臣亦不

敢獨辭上不許

上問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于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

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

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于人心况

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

不達于朝廷朝廷之誠不升于軒陛上澤闕于下布下

情壅于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也

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

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旬日無所

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

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

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乖矣

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

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于人



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也。陛下以刑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于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反在推誠。且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于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于接納也。贊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惟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于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于已。而望盡于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于前。而曰誠于後。衆必疑而未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斷續。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庶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稱其補闕。是則聖賢

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以爲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不傳。夫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處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莫之省納。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臣以爲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下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未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是也。下有其三。諂諛。顧望。畏懼。是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疑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于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



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採用其言。

李希烈陷汴州。

希烈攻汴州。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賊。勉上表請罪。上曰。朕猶矢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希烈遂拔襄邑。注見前。江淮大震。陳少遊送款于希烈。遣使結李納于鄆州。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八

唐

德宗皇帝

興元下詔四方人心大悅  
者蓋以太宗之德在人者深而當時人心亦皆厭亂故其感動之速所謂饑易為食渴易為飲而赦勝從以銷羽翼尤不失濟變機宜耳無譴者乃云德宗反正全由文誥動人不知反正而措施乖方藩鎮橫逆如故浸淫以至於唐亡所謂感人者安在孟子云仁言不如仁聲信矣

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先是陸贄言于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

復國楚昭王遭闔閭之難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

請救秦人遂走吳師復國詳見劉向說苑陛下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

詔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

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會術者言

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

尊號之典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



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  
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  
號。因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贊上言。動人以言。所感已  
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  
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  
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  
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過言善。猶願聖慮  
更思所難。上然之。至是乃下制大赦。制曰。致理興化。必  
在推誠。忘己濟人。  
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  
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  
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割昧省己。遂用興  
戎。遠近騷然。東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  
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月。九廟震驚。上  
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視貌。罪實在予。日今中外書奏。

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由悅王武俊李紇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勲舊務在宏貸。如能効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椎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王武俊田悅李

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宜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公情

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李希烈僭號。

李希烈自恃兵彊。遂謀稱帝。遣人問儀于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孫廣李緩李元平為宰相。遣其



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于

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

希烈遣其將楊峯齎敕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

張建封建封執峯腰斬以徇具奏少遊附賊之狀上以建封為濠壽廬都團練使希烈欲取壽州建封遣將守霍邱希烈兵不得過希烈又南寇斬黃及鄂州為曹王阜及鄂州刺史李兼所敗希烈由是不敢復窺江淮已而希烈將兵圍寧陵濮州刺史劉昌拒守凡四十五日不降甲鎮海節度使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之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廬州隋置今江南廬州府是霍邱隋縣今屬江南潁州府鎮海軍建中初置治潤州王栖曜濮州人

置瓊林大盈庫于行宮

上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

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為撓廢公方崇

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

百物無儲。始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難。無  
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  
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  
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  
圍之殷。通作隱。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  
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  
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  
固大寶也。上卽命去其榜。

以蕭復爲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復與姜公輔俱于建中四年十月同平章事。

蕭復嘗言于上曰。宦官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

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

德宗縱宦官祖盧杞幾於  
好人所惡故其後雖能克  
復還都而播遷至再亦已



災及其身蕭復抗直雖云  
不量鑿而正柄然比之當  
時朝臣可謂鐵中錐錐者  
矣

賈林說激王武俊數語可  
謂言辯而軌於正非縱橫  
排闥家可比是以一舉而  
使疆藩歸命逆滔坐斃其  
績偉矣然當時不測賈林

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瀆亂朝政以致今日  
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  
實不能又嘗與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  
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  
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復自江淮還以  
忤旨辭位罷為左庶

###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先是李抱真在臨洛

上出奉天抱真退屯臨洛事具前

遣賈林說王武

俊歸國武俊許之

田悅欲與武俊共襲抱真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圖也今戰

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且易定滄乃趙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辭悅而北會武俊先所召同紇兵至幽州朱滔欲與俱取東都林復激武俊曰朱滔西倚其兄北引同紇其志欲盡王河朔大夫當臣事之否

之加豈其入竟同魯連之  
高蹈抑抱真不欲揭之以  
為功而朝命遂弗及歟

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  
事。安能臣豎子邪。乃定計通好。抱真而與馬燧盟。然

武俊猶外事滔。而陰約田悅共背之。使相望。至是。朱滔

使人說田悅欲與其取大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滔。召

官屬議之。

許七則曰。朱滔殺懷仙。屠希彩。怵兄使如京。師而奪之權。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其心腹詎

可量哉。今不若陽許偕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

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則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

倉猝之憂矣。

秀述武俊語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

會武俊亦遣田秀馳說悅。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且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此

及滔乎。八郎慎勿與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悅意遂決。因遣秀還。具

再清河朔共事天子。不亦善乎。

道其謀。而報滔曰。如約。滔喜。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

人。發河間而南。入趙境。武俊大設犒享。入魏境。悅供承

倍豐。滔遣使見悅。約與偕行。悅曰。昨將出軍。將士勒兵



不聽。若舍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然悅不敢貳。已令步騎五千從行。供芻牧之役矣。滔大怒。卽日遣兵攻拔數縣。又縱回紇大掠而去。悅閉城自守。滔分兵攻貝魏。于是詔加田悅右僕射。復以武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李納爲平盧節度使。

遣使發吐蕃兵。

吐蕃尙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秘書監崔漢衡博平人使吐蕃發其兵。

二月。李晟還軍東渭橋。

先是。李晟屯軍東渭橋。軍勢日振。李懷光旣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惡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

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久乃許之。晟遂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耶。懷光曰。我不反。欲蓄銳以俟時耳。懷光



晟以孤軍處二強寇間卒能建功匡復蓋忠義激發雖流離顛沛時自足恃以自固幸則為晟之戡亂定難不幸則為張巡許遠之致命遂志所謂易地皆然也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

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東渭橋營塹

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

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

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

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恧未忍擊

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

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眾決志平賊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上以給

事中孔巢父字弱翁孔了為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辨博三十七世孫

至魏州。對其衆爲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出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及其將佐。扈寧許士則蔡濟等。登城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士卒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于是將士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于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滔聞悅死。遣將馬實攻魏州。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尙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彊。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上以緒爲節度使。

李懷光奔河中。



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襲之。三令其衆。衆不應。皆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之。問計于賓佐。李景畧良鄉人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旣而閭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旦往河中。俟春裝旣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聽爾俘掠。衆遂許之。懷光乃謂景畧曰。鄉者之議。衆軍不從。子宜速去。遣數騎送之。景畧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于不義。遂迫歸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

以詔書。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已而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昕曰。昕微賤。賴太尉得至此。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相結。舉兵殺昕。會崔漢衡以吐蕃兵至。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于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車駕至梁州。

山南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民  
獻瓜果不過備野人芹曝  
之分錢帛資與已足相酬  
遽欲授以試官其昧於輕  
重實甚陸贄謂虛名濫施  
將無以為立功者之勸非  
惟深中當時情弊抑亦千  
秋為君者所當留意也

衆議未決。會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

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謂岷山。峨眉山。注見前。

峨眉山。今在四川嘉定府峨眉縣西南。有大峨。中峨。小峨。三山。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

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

窮。而供億無乏。上之在道也。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

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

于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

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于

教為重。利近實而于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

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故國家

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

俸者。惟係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止于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

銛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勸效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

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

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于瓜果也。視

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溢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人之事。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贊相失。上驚憂涕泣。募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忤上意。庶杞貶。上心底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親從。心頗不悅。故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

度使而心惡之。

楚琳殺張鑑。事具前。

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

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

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惟在褒斜。儻

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

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



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又况阻命。脇從之流。安敢歸化哉。

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上又問贊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

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覷。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贊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卒防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名怨于不任。忠蓋者憂于見疑。善勳業者懼于不容。懷反側者迫于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爲戒。天下幸甚。

夏四月。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

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

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

注見前。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尙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姜公輔罷爲左庶子。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爲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以爲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畧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于哲王。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浮原牙將田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牙將田

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于泚泚授希鑒為節度使

以買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為工部尚書

先是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字然時河中人

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

牒懷中顏色不變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

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

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

安。

李抱真會王武俊于南宮注見前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其將馬實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



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使合兵攻滔

林曰朱滔志吞

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于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鑒與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

武俊悅從之

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尙相疑。抱

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勒兵以俟。曰。

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

惟子。勵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敘國

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

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

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

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于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侍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滿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先是租庸鹽判官王紹進奉江淮絹帛。比入關。上已西幸。紹由間道走洋州。見上行在。時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袷衣及紹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未幾韓滉使亦至。包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王紹本名純。字德



素萬年人。後避  
憲宗諱改名。

吐蕃引兵歸國。

朱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吐蕃。吐蕃受之。遂引兵去。上

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  
問陸贄。贄上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令羣帥  
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蹕。欲待之合勢。  
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  
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卹舊勞。而  
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爲之擒。  
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今懷光別保蒲絳。  
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賊晨諸帥才力得  
伸。但願陛下慎于撫按。勤于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  
不宜尚眷眷于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  
甚善。然賊晨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  
以聞。贄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  
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  
從命則害軍事。進退難施。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  
權。得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夫鉅鑰交  
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

千里之外。是以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而  
下無死綏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  
能用。人惟  
陛下圖之。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于貝州。

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滔聞兩軍將至。急  
召馬實。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  
前逼之。待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會實軍至。滔命明日出  
戰。實請休息數日。回紇達干見滔曰。回紇受大王金帛。  
牛酒無算。思爲大王立效久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邱。  
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意出  
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于桑林。胡三省  
注。在經  
城西南。經城廢縣。  
在今廣平府威縣。抱真列方陳于後。武俊引騎兵居



朱滔顯行悖亂為抱真等所敗駢而走劉怱為唐留守即當邀擊以擒之乃發兵具仗以迎是亦賊耳史稱時人以此多忤徇私情而昧大義繆鑿甚矣

前與回紇戰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及滔軍皆敗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還夜焚營遁歸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歸恐范陽留守劉怱因敗圖已怱悉發守兵具儀仗迎之

以程日華

本名華定州安喜人

為滄州節度使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孝忠版其將程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涉滔境參軍李宇說華表請別為一軍華從之上即以華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李晟去陳兵諭以收復京城

引所獲謀人以所陳兵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謂

曰歸語諸賊弩力固守勿不忠于賊也

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

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

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

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

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尙

可孤刻期集城下

尙可孤敗泚將仇敬忠于藍田西斬之

晟移軍光泰門

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

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

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

演王佖

晟之甥

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



墻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促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功，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家室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尙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顏。晟斬泚黨李希倩。希烈之弟。等于市表守節不屈者劉廼、蔣沆等，遣掌書記于公異。吳人。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宸闕，鍾簾不移廟。」

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  
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旣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請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北走寧州。泚將梁庭芬射泚墜坑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希鑒爲涇原節度使。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尙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楚琳戕節使附逆此當戡  
定之初明正其罪為反側  
子示警所謂名正義順而  
德宗乃欲因勢為代近於  
詭譎即陸贄欲羈授官職  
亦失之養奸豈當時勢有  
不得不然者乎

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渾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  
上發梁州。

詔以梁州為興元府。

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

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秋七月。至鳳翔。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伏誅。

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副元帥判官高郢勸李懷光歸欵。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

巢父初使魏博不動聲色而凶渠授首撫定一方及至河中則以舉措失宜償事兼喪其身豈智於前而愚於後邪

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付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

### 車駕還長安

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尙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于三橋。在長安縣西。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閒日。閒讀曰。省注。唐世天子以隻日視朝。雙日謂之閒日。輒宴勲臣。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徵李泌爲左散騎常侍。

李泌爲杭州刺史。徵詣行在。日直西省。朝野皆屬目。上

河中爲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爲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之。

八月。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

李希烈聞希倩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

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

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

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事聞。詔贈司徒。諡文忠。

以李晟爲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遂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以楚琳爲左金吾大將軍。晟至鳳翔。討殺張鑑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尋詣涇州。誅田希鑒。晟託言巡邊。至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引見諸將。問姓名。得前爲亂者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謂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懷光。懷光遣其將徐庭光。軍長春。



懷光叛逆致乘輿播遷其  
惡與朱泚等萬無可赦且  
彼時渾瑊馬燧共秉師貞  
軍聲頗壯剪滅尅日可期  
顧議者一則以度支不給  
爲慮再則以旱蝗糧價爲  
辭固請寬貸詎敵愾之義  
矣曾未踰年而河中提至  
無國者能無赧顏

宮在同州府朝邑縣西北以拒之。城等數戰不利。時度

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已而度支以懷

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爲懷光所

制耳。將士何罪。其別貯以俟。道路稍通。卽時給之。

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慈。州。唐置。今山西以渾瑊爲

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下之。詔以渾瑊

鎮河中。三州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

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

知爲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

使燧兼領之。燧表讓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

踵以爲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旣至。籍府庫而

歸之。已而遂復取絳州。

冬十月。以竇文場主希遷皆宦者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卽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竇文場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

十一月。李澄以鄭滑降。李希烈奔蔡州。劉洽遂克汴州。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劉洽遣都虞候劉昌與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趣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詣澄降。汴州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



累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為相。李泌言于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然劉洽出勉麾下。勉悉眾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十二月。加韓滉同平章事。

爾時藩鎮中惟滉恪秉忠純。初未嘗稍萌異志。徒以不附權貴。讒謗交騰。德宗之疑。可謂不辨黑白。使非泌力為申救。心跡幾無以自明。迨江東餽運既通。關中賴以充贍。則泌之言。洵有裨於國計。非直全滉身。

議者或言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洵洵。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字仲文為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上曰。臣之上章。非私于滉。乃為朝廷計也。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

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之大計也。上卽下泌章令臯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糧。宜速致之。臯至。滉感悅。卽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卽貢米二十萬斛。會少遊死。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死。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卽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是歲蝗大饑。

乙丑貞元元年春正月以盧杞為澧州別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

唐置今江西吉安府是

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

未幾上果欲用為饒州

注見前

刺史給事中袁高

字公隨恕已孫

應草制執以白盧翰

義禧七世孫

劉從一

林甫元孫二人皆同平章事

曰

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

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

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

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倘

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干正牙

皆謂大明宮含元殿

為正牙亦謂之南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

德宗爲杞所愚不能察其  
姦狀竄謫未久輒爾賜環  
袁高力爭幾蹈不測繼以  
陳京堅執猶欲調停於大  
小州之間可謂惑之甚矣

不可爲刺史陳京等力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  
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手而起上大怒諫者稍  
引卻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  
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  
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爲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  
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于桓靈今  
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死于澧州

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于陶城

在蒲州府永濟縣北寰宇記舜陶河濱卽此

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于長春宮

注見前

馬燧軍寶鼎

本漢汾陰縣唐更名宋改曰榮河今屬蒲州府

敗懷光兵于陶城

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破懷光兵于長春宮



南。遂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韓遊瓌請兵于渾瑊。

共取朝邑。

注見前。

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

非吾父兄。則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晏遽

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

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

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

赦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旣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疆弱。必起窺覷。三也。懷光旣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勲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旣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乏。陛下但救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爲他日之悔哉。會馬燧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下

之

以曹王皐為荆南節度使。淮西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六月。以韋臯為西川節度使。

朱滔死。以劉怱為幽州節度使。

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遂病死。將士奉

劉怱知軍事。詔以怱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是秋怱卒。其子濟知節

度事。

秋七月。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為都防禦

轉運使。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

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

泌以軍騎深入危地。非苟且嘗試之計。蓋知抱暉特一庸妄人。其志僅圖旌節耳。急之則叛人。恒擾且將助。而為變。惟直啖以所欲。而潛攜其將佐之心。然後



一言遂之其勢易如發蒙  
振槁可謂能斷大事者

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  
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  
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  
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  
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  
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  
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  
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號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  
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  
矣抱暉聞之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  
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

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曰。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聞泌已入陝而還。

大旱。

灞澁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詔浮費冗食皆罷之。

八月。馬燧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元光使白燧。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

川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

唐縣屬河中府。後廢。

河中軍士皆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

妮

音提。整也。

隊矣。」

唐河中府。夾河為兩城。西城即河東縣。河中府所治。須臾軍

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朔方

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燧斬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

先是懷光都虞侯呂鳴岳密通欵于馬燧。事泄懷光殺之。事連幕僚高郢。李鄴懷光責之。郢鄴抗言逆順。無所

慙隱。懷光囚之。至是燧皆出之于獄。

燧自辭行。至是凡

奏置幕下。

李鄴字建侯。邕之孫。

燧自辭行。至是凡

二十七日。駱元光以徐庭光辱已殺之。入見馬燧頓首

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公輒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

之。」韓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

其謂何？燧乃捨之。渾瑊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



李瓘不從父逆卒亦聞敗  
自殺處臣子不幸之遭能  
委曲以明志其視楚御士  
棄疾爲元賢復瓘而有子  
貸之可也奈何忘懷光之  
逆而謂念其功乎

分居邠蒲矣。

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瓘爲監  
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瓘密言于上。

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  
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  
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  
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上  
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  
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  
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爲朕  
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  
不敢受。況招之乎。瓘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  
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瓘亦自殺。上以懷光嘗有功。  
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

加馬燧兼侍中。

罷討淮西兵。

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旣平。慮希  
有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則四方負罪者自疑。河朔

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言之

畧曰

悔過降號聞者涕流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聖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蓋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若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也今叛帥革面復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惟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覩于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煩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郡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

上從贄言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

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延賞儉邪原不可相然嚴  
為大將不宜取妓又以私  
憾釀成變端則取禍不得  
謂無因自不待尙結贊之  
久聞耳

以張延賞為左僕射。

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  
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  
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

丙寅

二年春正月以劉滋

字公茂知幾孫

崔造

字元宰安平人

齊映同平章

事。

造少與韓會盧車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  
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于造造  
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  
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  
分判六曹

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

造與戶部侍郎元

琇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韓滉奏論其過失。罷之。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造既改法。事多不集。及元琇失職。造憂懼成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功。以滉兼度支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造亦尋罷。

二月李泌開運道成

泌自集津

倉名在三門東

至三門鑿山開運道十八里。以避底

柱之險。是月道成

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于道曰。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

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于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黑瘦。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為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眾。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夏四月。淮西將陳僊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為節度使。

希烈別將寇襄鄭州。樊澤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



會。有疾。僊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舉衆來降。詔以爲  
淮西節度使。

秋。七月。陳僊奇爲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爲留後。

少誠素狡險。爲李希烈所寵任。故爲之報仇。

以曲環爲陳許節度使。

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  
役平均。數年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八月。吐蕃入寇。使渾瑊駱元光屯咸陽。

九月。置十六衛。

注見前上將軍。

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  
府有折衝鎮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

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僊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于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內叛外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曷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爲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

以賈耽爲義成

貞元元年。置義成軍。治滑州。

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李澄卒。其子克寧秘不發喪。殺行軍司馬。墨縗視事。增兵城門。劉元佐即劉洽。前以克汴州賜名。出師境上。使人告諭之。克寧乃不敢襲位。詔以賈耽鎮鄭滑。克寧悉取軍資夜出。軍士剽之殆盡。

### 京城戒嚴。

吐蕃遊騎及好時。

此唐所置好時縣也。故城在今乾州西漢故縣在州東南。京城戒

嚴。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爲之動容。

李晟遣兵擊吐蕃于汧城。

即臨汧城。唐書地理志。汧陽有臨汧城。汧陽縣今屬鳳翔府。

敗之。

李晟遣其將王泌將驍勇三千。伏于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泌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烏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是冬。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泌襲吐蕃。摧沙堡。遇吐蕃與戰。破之。乘勝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韓遊瓌遣將追之。虜棄所掠而去。尋寇鹽夏等州。皆陷之。野詩。番姓。良輔。其名。鹽。夏州。注俱見前。

冬十一月。韓滉。劉元佐。曲環。俱入朝。

劉元佐在汧。習鄰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汧。相與約爲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爲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時入



朝。元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

早入朝。丈母

父行爲丈人，行故呼其母爲丈母。

垂白，不可使帥諸婦女

往填宮也。

凡叛者家屬皆沒入掖庭，故云。

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遣元佐

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

軍爲之傾動。元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

十二月，李晟入朝。

上忌李晟功名，曾吐蕃有離間之言。張延賞等騰謗于

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其子弟詣

長安，表請爲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

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

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爲相。

德宗不直斥延賞之奸而諭以飲酒釋怨，固已不綱。至晟揣知德宗注意延賞而藉此周旋，遽薦爲相，亦爲乖舛。

丁卯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爲其子請婚于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雖怨于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解和。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嵩州。獲西瀘。

唐縣。故城在今四川寧遠府西昌縣。令

鄭回。

相州人。

回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及孫異牟尋。

皆師事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爲相。號清平官。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爲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自歸于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爲然。



會西川節度使韋臯招撫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臯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貶齊映爲夔州

注見前刺史。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劉滋罷以柳渾

字夷曠一字惟深襄州人同平章事。

韓滉性苛暴方爲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官羣吏救過不贍渾雖爲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謂韓休以徧察爲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奈何撈

吏于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爲

之少霽威嚴。

二月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

滉彊力嚴毅自奉儉素衣裘十年乃易及是病卒。滉久在二

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常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

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人者

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是年始分置浙江東西二道各置觀察使浙西治潤州浙東治

越州。

上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志貞儉人不可復

用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病間遂乞骸骨不許。

三月以李晟為太尉。

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戍之退屯鳴沙。隋縣故城



在今寧夏府中衛縣。宋白曰。人馬行沙上有聲。異于餘沙故名。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

聞李晟克摧沙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

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于馬燧。燧信其言。爲

之請于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滉曰。今兩河

無虞。若城原鄴。洮渭使晟及劉元佐等守之。河湟二十

餘州可復也。上欲從之。會滉卒。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

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

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

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

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瀛州樂壽人。遂以君牙爲鳳翔尹。

加晟太尉。罷鎮。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吾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

非勲德所宜也。晟敘容曰：司馬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密，未嘗泄于人。

夏五月，以渾瑊爲會盟使。

先是，遣右庶子崔澣使吐蕃。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耳。今明公欲修舊好，固所願也。然渾侍中信用于異域，請必使之主盟。及是，澣還，遂遣瑊與吐蕃盟于清水。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結贊請盟于土梨樹。堡名。在今平涼府鎮原縣東。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于平涼。初，韓滉薦劉元佐可使將兵復河湟。元佐亦贊成之。元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張延賞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爲用故也。



不刊歷代文錄事 卷之五十一  
三  
閏月省州縣官。

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嗟怨盈路。既而以李泌言。詔所減官並復故。

以曹王皐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事泄。少誠殺之。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以皐爲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七州。復州。後周置。今安陸府沔陽州是。唐州。唐置。今南陽府唐縣是。餘隸之。  
注俱見前。

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刼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

李晟逆料盟必不成自是  
得之閱歷延賞之論由私  
意橫結非真有定識也德  
宗既命兵爲備元光復請  
設伏應援不得謂不密于  
防患城故名將于此亦當  
畧有戒心何以虜襲甲而  
不悟軍被擒而不知幸得  
他馬疾馳僅以身免亦太

張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城以嚴備。我  
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城切戒  
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城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  
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  
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  
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注見前。韓遊瓌  
屯洛口。卽水洛口。在平涼府靜寧州南。瓦亭川東北。以爲城援。元光謂城曰。  
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城  
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  
餘里。元光伏兵于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  
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當作百泉。隋縣。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以分其



疎矣

勢將盟。尚結贊請各以甲士列壇東西。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城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城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散馬不銜。伏身鬣上而入之。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城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人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初盟者。

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

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

既而上遣中使齎詔遣尚結贊不納而還。

六月。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于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弇。謂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弇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爲司徒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



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讎。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讎。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于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怨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

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秋七月。以李昇為詹事。

初。上入駱谷。衛士多亡。李叔明

字晉卿。閬州新政人。本鮮于仲通之弟。表請宗

姓。之子昇。及郭曙

子儀之子。

令狐建

彰之子。

等。恐有姦人危乘

輿。相與齧臂為盟。更韃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

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故與叔明有隙。知昇

私出入郤國大長公主

肅宗女。蕭升妻。

第。密以白上。上使李泌

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



中傷而部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

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

是月張延賞卒。

以韓潭爲夏綏銀。

三州皆唐置。夏。注見前。綏。今陝西綏德州是。銀。今綏德州米脂縣是。節度

使。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尙結贊遣

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于是割

振武之綏銀二州。以潭爲節度使。帥神策軍之士五千。

別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

以元友直爲諸道句

音鉤。勘兩稅錢帛使。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

鎮州縣聚斂權率。

謂權利而率其數。

以爲軍資。自懼違法。匿不

敢言請赦其罪。促令革正。自非于法應留使。留以應本

調留州。留以給本州經用。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

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

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于免罪而樂

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

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姦吏。所得必少。而遲

矣。上曰。善。乃以友直充使。友直。句簡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百餘萬。

緡民不堪命。後諸道多自訴于上。上意悟。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以後悉免。于是東南之民

復安其業。

### 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

初。河隴既沒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



歸路阻險。皆仰給于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募戍卒屯田京師。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

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

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

原州注見前蘭

州居置今甘肅蘭州府是

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

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

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

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

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

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爲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

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

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

卒五年而代。今旣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



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有五六。

八月辛巳朔日食。

柳渾罷爲左散騎常侍。

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節言。

泌處骨肉之間委曲調護  
始終不渝真不媿大臣用  
心者明代國本一案朝士  
洵徒成惡套是知以口  
舌爭名而於謀國之義固  
未篤於心耳

則重位可久矣。渾曰：爲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  
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縕藉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俚  
語，上不悅，罷之。

幽郛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

公主女爲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  
昇等數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之。

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  
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二  
子，奈何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而疑之，何有于  
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  
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  
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  
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  
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鳴  
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



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必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畏懼。臣臨辭曰。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曰。朕固知之。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旣知肅宗急而建寧冤。則願陛下深戒其失。縱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裴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肅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于卿。而力爭如此。主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于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

審思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彼將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問一口。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于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舒王名誼。代宗次子。鄭王邈之子。帝愛之。取為己子。

### 九月。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于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魏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注俱見前。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



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

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三國差緩。且陛下

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恥邪。帝爲雍王時。見回紇于陝州。事具前。上曰。

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

少華者。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

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邪。是後泌凡十五對。反復

論之。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已。但不能

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

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

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耳。陛下在陝。富于春秋。

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以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

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

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于馬前。以止之。

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嘆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

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况牟羽身爲可汗。舉國

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于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已爲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爲如何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上曰朕與回紇爲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凡泌所約五事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



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彊。與天竺皆久慕中國。代與吐蕃爲讐。臣是以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

吐蕃陷連雲堡。

在平涼府涇州西三垂峭絕。北據高所爲涇西要地。

先是吐蕃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駭。虜大掠驅丁壯萬餘口而去。至是復陷連雲堡。涇西恃連雲堡爲斥堠。旣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爲虜境。樵采路絕。常苦乏食。已而吐蕃賊故原州而屯之。

冬十月李軌奴等作亂。伏誅。

妖僧李軌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

人君視閭閻疾苦不啻若  
赤子疴癢呼吸相關德宗  
既知非稅誅求及和糴之  
重爲民累卽當速爲改絃  
以拯窮簷愁苦乃僅復光  
奇一家而於諸弊政毫不  
檢察不幾如孟氏見牛不  
見手之謂耶

### 大稔詔和糴粟麥

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驚仆曰。晟族滅矣。  
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  
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  
所引必多。聞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遊環  
之子也。亡抵邠州。械送京師。與軟奴等皆腰斬。而朝臣  
無連及者。遊環以欽緒誅。委軍入謝。上遣還鎮。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爲豐稔。

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

上畋于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始過于稅。又云和糴。而實彊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于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戊辰四年春正月。以劉昌爲涇原節度使。李元諒卽駱元光賜姓名爲隴右節度使。

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

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稅。所市之物。準時價以稅錢折之。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進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臨陣戰勝神助聞亦有之  
若兵民詭稱見形則妄矣  
以邊將却敵之功舉而歸  
之荒渺無憑之白起豈可  
為訓必請葺杜郵舊祠而  
止京師立廟雖為彼善於  
此然以秦時亡將予贈唐  
官而與三公較輕重則亦  
未為得也

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  
蕃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于京城立廟贈司徒  
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  
矣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杜郵注見前有舊祠請敕葺  
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  
兵部尚書可也上從之

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

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

雲南遣使入貢

五月吐蕃寇涇邠寧慶鄜州



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無敢與戰者。吐蕃大掠而去。

六月徵陽城。

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夏縣。

為諫議大夫。

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

在今解州夏縣東南。集覽釋為張掖之柳谷口誤。

李

泌薦之。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先是韓遊瓌忌都虞候范希朝。

字致君。河中人。得眾心。將殺

之。希朝奔鳳翔。上召置神策軍。至是遊瓌以病求歸。詔

以張獻甫代之。未至。戍卒裴滿等帥眾作亂。奏請希朝

為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

字叔明。夏州朔方人。勒兵斬之而迎獻

甫上聞軍衆欲得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覲安反仄也上嘉之擢爲寧州刺史以副獻甫

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

回紇可汗遣其妹及大臣妻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

仍請改號回鶻許之乃册合骨咄祿爲回鶻長壽天親

可汗以咸安公主

帝之女

妻之

明年冬天親可汗死立其子爲忠貞可汗

吐蕃寇西川韋臯遣兵拒擊破之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北

瀘水之北瀘水注見前

韋臯



乃為書遺雲南王。叙其歸化之誠。轉致吐蕃。吐蕃始疑

雲南遣兵屯會川。

唐縣。今四川寧遠府會理州是。

以塞其趨蜀之路。雲

南怒。歸唐之志益堅。而吐蕃兵始弱矣。臯遣兵拒擊。破

之于清溪關外。

在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南。與寧遠府越雋衛接界。其地連帶谷。夾澗臨溪。

倚險接關。寺為控禦。

十一月。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

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

注見前。

為咽

喉。地屬徐州。鄰于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

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溜

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

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

人以法。其下畏而悅之。

橫海節度使程日華

子懷直自知留後明年以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景城

弓高為景州。請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徐

仲為景州刺史。景城注見前。弓高漢故縣在今河間

府故城縣界。唐故縣在今東光縣西。景州唐治

弓高。元移移縣。明廢縣入州。今州屬河間府。

己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晉竇參字時中。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

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

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

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

真卿于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

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



泌知盧杞之奸而不知寶參之不可用。可謂見目而不見睫者。且斯時朝臣之望寶逾陸贄。何以不一齒

意以朕爲不足與言。以是朕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君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于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于得卿也。旣而泌薦寶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爲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爲人剛果峭

及知人之明。必猶難言。更況其他哉。

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爲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爲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爲人重慎。所言于上前者。未嘗泄于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泌有謀畧。而好談神僊詭誕。故爲世所輕。

庚午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爲其下所殺。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爲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畧先據高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畧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畧于庭。威名聞塞外。

明年



春遣使册阿啜為奉誠可汗。奉誠立五年而死。無子。其相骨咄祿有勇畧。諸酋長畏服之。立為可汗。遣使來告。乃册為懷信可汗。

### 吐蕃陷安西。

先是吐蕃寇北庭。回鶻大相頡于迦斯將兵救之。北庭地近

回鶻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至是頡于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

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與沙陀酋長皆降于吐蕃。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

辛未七年春二月。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卒。秋七月。以其子昇

雲為留後。昇雲尋賜名茂昭。授節度使。

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

竇參惡之也。

吐蕃寇靈州。回鶻擊敗之。九月。遣使來獻俘。

冬十二月。以吳湊為陝虢觀察使。

福建觀察使吳湊。治有聲。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

風。上召至京師。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以湊為陝虢觀

察使。代參黨李翼。

壬申八年春三月。宣武節度使劉元佐卒。

元佐卒。將士擁其子士寧為留後。劫監軍孟介請于朝。

許之。元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元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

元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

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元海州人死。貶竇參為柳州唐置今廣

西柳州府是別駕。



竇參陰狡而復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元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元死。

以趙憬字退翁。隴西人。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于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而罷。或言于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古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于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朋言。

之人。指陳其狀。數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如辯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遍諮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情故必多。且今日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日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謀。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于此。上竟追前詔不行。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

軍中推其子師古爲留後。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異權判度支。上許之。旣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



水連四十餘州溺人三萬  
餘計賑撫惟恐不逮猶虞  
或遺且竄言澤雁皆接驗  
可得姦欺亦何自而生此  
而尚欲屯膏民困將誰恤  
乎况德宗昔於朔方從逆  
之將士尚議並給冬衣而  
此淮西罹患之灾黎獨靳  
恤之升斗前後自相刺謬  
亦已甚矣

八月遣使宣撫諸道。

時四十餘州大水。

溺死三萬餘人。

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

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

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

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曰。淮

西貢賦旣闕。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讐敵。穆公猶救其

饑。而况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乃遣中書舍人奚陟

字殷卿。京兆人。

等宣撫諸道。

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從陸贄之請也。

贄言于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

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

已復勝罷歸。此所謂置火當者也。項設就軍。初。漢之法。以省運。利加。當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纖苛。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斂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爲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爲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爲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運彼所乏。益此有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餽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頃者。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



萬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餽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絕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十二月以柏良器柏氏古柏國之後以國為氏為右領軍。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

文場惡之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

癸酉九年春正月初稅茶爾雅檟苦茶郭璞注早採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謂之苦茶魏了翁邛州茶記茶之始其字為茶如春秋書齊茶之類曰陸德明等始轉入茶音至陸羽盧仝以後遂改茶字為茶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佔其直什稅一從鹽鐵

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旧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二月城鹽州。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三月貶竇參爲驩州。

注見前。

司馬尋賜死。

初竇參惡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遣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爲辭。參之



貪縱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于路。竇申欲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字子元。河南人。同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

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

元宗崩。肅宗疾甚。詔以晉卿攝。

冢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

晉卿子發。不堅。垂等與帝。

王同。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

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

以為不可。上奏言之。

畧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于心膂之內。

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各。古者爵人于朝。刑人于市。惟恐衆之不睹。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諧記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于中傷。懼于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至是。憬反疑贊排己。置己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

之門下。由是與贊有隙。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

韋臯復遺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

雲嶺。卽雪山。亦曰雪嶺。在今雲南麗江府西北。滇載記。雪山九峯。積雪四時。玉立萬仞。望之與蜀松州諸山相接。或謂之雪嶺。唐韋臯約雲南共驅吐蕃于雲嶺之外。蓋卽雪嶺外也。



政府秉鈞常以國事爲重  
卽是非岐出亦何難彼此  
相諒雖爭執微有異同而  
折衷得當仍無乖協恭之  
義若各懷私意更讓不言  
亦何賴此宰相爲乃至迭  
柏秉筆旬易日易益復不  
成政體陸執尚爾他更何  
責耶

獨與雲南築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至是異  
牟尋遣使詣臯上表請棄吐蕃歸唐臯遣其使者詣長  
安上賜異牟尋詔令臯遣使慰撫之

秋七月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  
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  
易之

置欠負耗贖染練庫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計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  
抽貫錢卽除陌錢也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  
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所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



唐時藩鎮傾奪惡習相沿  
若復假以朝命是益導之  
使亂士寧雖失士心實朝  
廷所置萬榮以麾下偏裨

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

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

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延齡取

爲己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衆喧于朝市豈皆朋黨邪上不從權德輿字載之丹徒人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卒

諡曰忠武

冬十二月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  
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詐之曰敕徵大夫入  
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  
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上  
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奏曰萬榮得志驕盈不悖則敗與



行北房不文金車  
卷之二十一  
四  
敢于閉城抗拒是直弃髦  
憲典矣德宗欲使代居其  
位固爲失宜陸贄請獎之  
而別加寵任仍不免調停  
之見紀綱何由得振乎

其圖之于滋蔓不若絕之于萌芽且爲國之道以義訓  
人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  
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爲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  
將士而厚賜資裝理必寧息上不從







